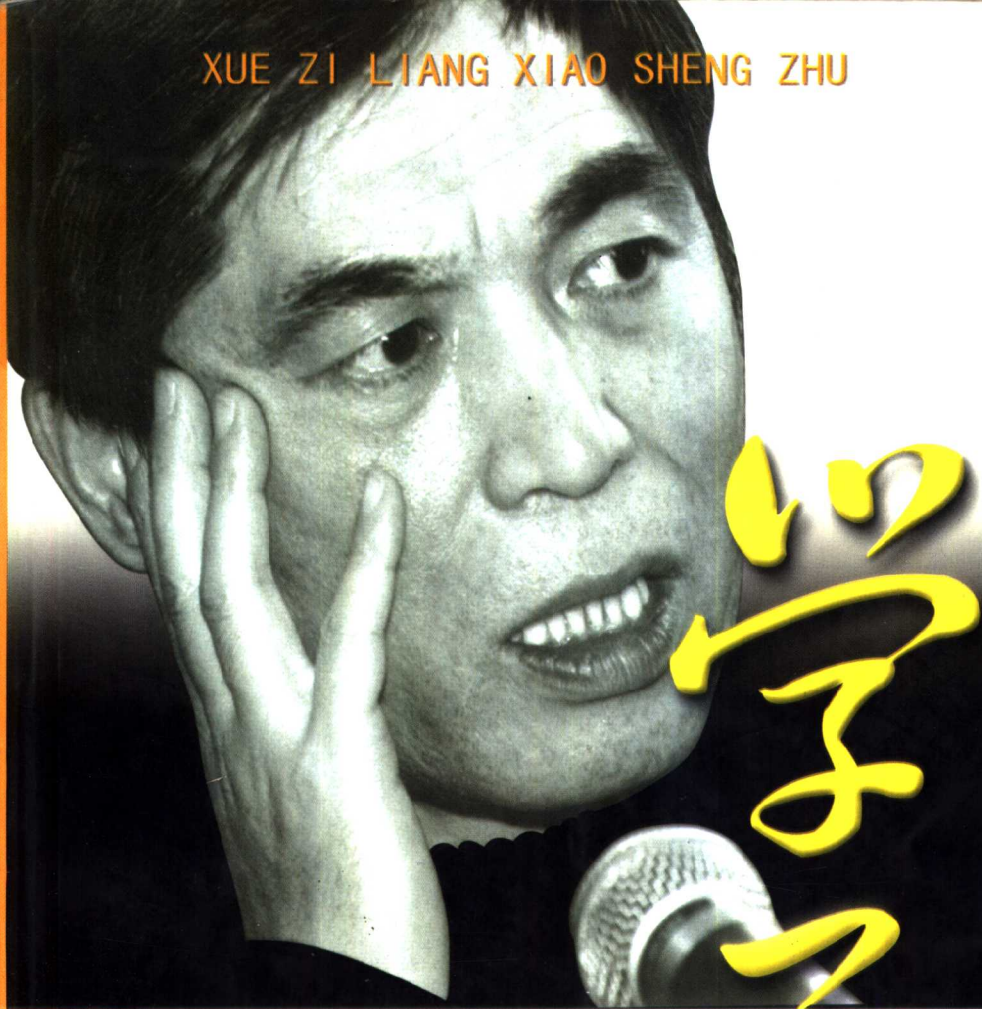


XUE ZI LIANG XIAO SHENG ZHU



梁晓声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247.7

293 XUE ZI LIANG XIAO CHENG ZHU

学

00179488

子

梁晓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子 / 梁晓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69-0

I. 学… II. 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143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94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册

定价: 21.00 元

自序

收在这一本集子里的，皆我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所写的中短篇——其中《学子》、《发言》、《档案》三篇，还未发表，便先入此集了。

对于小说是怎么一回事，尤其对于小说在当代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不困惑的。甚而，自认为比较思想得清楚。

依我的眼看来，小说也罢，文学的其他形式如诗、散文也罢；戏剧也罢；影视作品也罢，似乎很了不起，似乎很有点儿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

也应该过去了。

依我的眼看来，小说变得寻常的时代已经开始。

我觉得这很好。

时代进步到这样，包括形形色色的作家在内，都应该觉得欣慰。

能写小说的人分明越来越多，证明着文学与人类的关系，发展到了进行最亲密的接触的程度。

世界上只有少许的人写小说，绝大多数的人读读而已，这其实算不上文学和人类多么亲密的关系。

能写小说、诗和散文的人越来越多，哪怕仅仅是出于自娱；哪怕仅仅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哪怕仅仅是为了一抒怀旧的或伤感的或寂寞的甚或狂妄自大的一己情怀；哪怕遭到评家们的嗤之以鼻，那也正体现着一种文学和人类的格外亲密的关系。不是别的事物，恰恰是文学和人类能发生此种亲密关系，乃文学之幸，乃人类之幸。文学由而值得人类倍加喜欢；人类由而变得自身可爱。

读小说的人显然不如从前那么多了。因为人性空前活泼了。因为空前活泼了的人性，希望有更多的满足方式了。这更好。相对于写着的人能写的人越来越多了，读者的减少，其实意味着由量的变化到质的转化。现在与从前的区别是——从前喜欢读的人，只局限于喜欢读而已；现在喜欢读的人，尤其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和她们，又尤其受过高等教育以后的他们和她们，往少了说，起码十有五六自己们想写时，不论小说，诗歌，散文，写来也都是很像那么回事的。更有人出手不凡。在修辞方面，在个性张显方面，起点一代比一代高，已经不会有太大的争论。

尽管，对于小说的认识我自言是不困惑的；但是，对于我自己还怎么写小说，我却从未像现在这么地彷徨过。

已然变得极为寻常了的小说这一件事，在其日趋寻常的情况之下，除了服务于人的初级阅读习惯（这是多么古老的一种习惯啊），尚能另外“载”点儿其他的什么吗？是完全不能？还是多少仍能？

再具体说来,那就是——写作这一件事,在我这儿,竟始终不能彻底地进入自娱式的,纯粹娱人的状态。尽管我也每想那样起来。并且,确乎地那样写过些东西。但那样写的感觉,即或一时挺好,无奈却不能一直地挺好下去。或曰那一种挺好的感觉,并没有我自己所希望的可持续性。

由于颈椎不好,又一直用笔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写着,又爱写,所以写作这一件事于我有点儿自甘的苦役的意味儿。虽然是自甘的,却根本不可能像散步那么轻松。所以写作这一件事,在我这儿根本不可能是自娱的。倘论自娱,我更愿选择散步的方式,阅读的方式,看碟的方式。

写作在我这儿也不可能仅仅为了娱人。因为现今人娱乐的方式已很多了。确切地说,阅读不仅是娱乐的方式,更是休闲的方式。二者的不同在于,娱乐热闹,阅读却往往要避开热闹。既然娱乐的方式已很多,那么多小说不多,少小说不少;多任何一个写小说的人也不多,少任何一个写小说的人也不少,我又何必服苦役似的非向别人提供小说?

写作这一件事,在我这儿,基本上还是当成写小说的人提供给时代和社会的一种认知性的文本,和一种记录自己心性所感的方式的。这当然是特别传统的一种文学理念,足见我思想的极其落伍和不可救药。但依我之见,传统所以成其为传统,那是要由一定的数量基础来支撑的。绝大多数人都反传统了,依然传统着的人,其实倒显得另类了。

有时我不免想,我是不是已经太另类了呢?究竟有几人还像我这么执迷不悟地写我这一种小说呢?究竟有几人还看我写的这一种小说呢?

但我的人生经历,我与五行八作上九流下九流都较贴近的关系,又注定了我相当重视小说的认知意义。在当前,尤其放弃不下它贴近时代贴近底层民生的那一种意义。

而以我的眼看我的大多数同行,指与我差不多是同代的同行,发现也都在尽量地通过写作表明对时代对社会的文学立场。

由是我又不觉得孤单了。

这一本集子里的篇什,便是在这么一种说不彷徨其实有些彷徨,说彷徨其实还挺固执的文学理念下写出的,读来还是未免总体有点儿“载道”的意味儿。那么,也就由它这样子吧!

除此,不复有话可说……



梁晓声，男，1949年生，山东荣城人，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短篇小说、随笔集《有裂纹的花瓶》，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黄卡》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为了收获》、中篇小说《学者之死》、短篇小说《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祭》分获《小说月报》第一、七、八、九届百花奖。

目 录

1	自序	328	恐吓
		340	私刑
1	档案	359	证书
64	学子	382	秀发
113	发言	391	羊皮灯罩
158	贵人	398	课桌课椅
219	沉默权	404	“巴顿”的荣耀
274	民选		

档 案

萧文琪四十九岁了,是位画家。

他以前虽然也挺有名,但那名气只不过局限在省里。近五六年,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不仅在国内连续获奖,在国外,具体说是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成功地举办了五次画展。法国的画商很看好他的画,法国的富人们也很喜欢买了他的画收藏,所以三年内竟令同行们羡慕地在法国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一次是在巴黎举办的,一次是在戛纳举办的。他的画展在戛纳开幕的那一天,正巧是电影节闭幕的那一天。借戛纳电影节的人气,影响比在巴黎举办的那一次还要大。总之,时来运转,颇有点儿如日中天的意思。

萧文琪是位勤奋的画家,一天不画,就失魂落魄的。作画之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患了一种绝症,没药可治的。然而近日,有件事却使他不得不停止作画,认真对待,那件事就是——辩诬。

除了作画,萧文琪几乎对一切事情都不太放在心上,包括名利,包括飞短流长。其实他对名利比较淡泊。他勤奋的动力也

根本不是名利思想,而是本能。好比蚯蚓钻土。他的名气也只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同行们很明白这一层,没谁对他的时来运转看不上眼去,非暗中捣他一鬼不可。何况他也不是那种春风得意马蹄歪,一有了点儿名气就以浮名傲人,尾巴翘到天上去的家伙。他天生是个谦虚之人,在同行中颇有人缘。同行们反倒替他庆幸,都说“老焉也该有出头的一天了,要不一辈子岂不让作画这件事给毁了吗?”或说:“老焉从前好可怜,他有今天咱们看着也高兴。”同行们说的差不多都是心里话。时来运转,也就是风水轮流转,下次轮别人,各领风骚二三年呗。画家们那都是些对人生运数参得多么透的人啊!羡慕归羡慕,但谁也犯不着嫉妒他那点儿来之不易的浮名漂利。再说,这个省积淀了很厚实很悠久的绘画艺术的文化传统,从古代至近代至当代,大家林立,俊才辈出,他的同行们也皆非庸常之辈,大多数已早于他红过紫过名利双收过了。

萧文琪又天生是个行为检束之人。嫖啊赌啊那类不名誉的事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他其貌不扬,才四十九岁,头发已然基本上秃光了。头又挺大,人又矮胖,扁平的脸盘上五官分散,眉毛太淡,眼睛太小,塌鼻梁。说他其貌不扬已经是很照顾着的一种说法了。事实上他比中国的某些丑星还丑。倒是四十岁以后,因为性情修炼得到家,脸上凝添了一种豁达平和的超然之气,看去反而不多么丑了似的。他年轻时便有自知之明,敬避女色。三十四岁才结婚,娶了个小他六岁的农村寡妇,同时有了一个七岁的别人的儿子。那寡妇自然也不漂亮,却特善良。顺便提一句,“老焉”是萧文琪的绰号。两口子一个善良,一个实在而焉,从前就靠省美术家协会发给他的那点儿中级艺术职称

的基本工资度日，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拈花惹草之事也是绝对和他连不到一起的。在这方面，他的人生干净得毫无浪漫，更无所谓绯闻，干净得让别人都替他沮丧。坑蒙拐骗之事也绝对沾不上他的身。他只被别人坑蒙拐骗过。他先天的弱点不仅是丑，还有一条是轻信。一向的总将人心往好处想，虽然有时也发“人心叵测”之叹，但叹过就算，一如既往地看人看事。无偿献血啦，赈灾啦，为救助失学儿童义卖画作啦，萧文琪从不落后……

那么，他究竟由于何事辩诬，并且犯了倔劲儿，自认为非辩不可呢？

说来话长。

十年前，萧文琪三十九岁的时候，省美术家协会新领导班子组成。为了给美协创点儿收，给会员们谋点儿福利。软磨硬泡，死气白赖地从省委宣传部“扎”到了四十万元钱，成立了一所业余美术学校。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想学，只要交钱，都在录取范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省委宣传部批拨了那四十万元是极不情愿的。当场对面下达给美协一句话：只许赚，不许赔。赔了，以后一分钱也甭想再申请到！美协对那四十万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对那一严肃得仿佛被成功地骗了一次钱似的所发的告诫，岂能不高度重视？于是呢，开了一次核心会，再开一次又开一次：这次请文联党组的头头参加，下次请教育局教委的同志列席；左一番研讨，右一番斟酌，终于形成集体的决议——投！也就是敢往业余美术学校花了。实际上当时有点儿骑虎难下，不投不行了。因为租校舍的合同已经签了：招生广告已经在报上发了；而且，不少报名者已经形势喜人地找上了门。十年前仍

是“交学费”这种理念流行着的年代。但对于一个省的美术家协会，“交学费”无疑是一种犯罪思想。谁的头脑里也不敢把那四十万当学费看待。谁都掂量得出它的分量。一旦有什么闪失，上边一恼火断了奶，什么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统统都得完蛋。所以，委派已经离休的上一届美协主席及在美协党团副书记和一位副主席，挂帅业余美术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不消说，他们都是党很信任的好同志。而他们，一致强烈地要求，再增派一位可靠的，绝对服从他们领导的，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的实干家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非“老鸹”萧文琪莫属。萧文琪是个丑人不假，但他是个正派人，那也是有口皆碑的。斯时萧文琪艺术创作方面尚一无成就。他不是学院出身，是“文革”前从青少年业余美术爱好者中选拔到美协重点培养的艺术苗子之一。“文革”一开始，那批苗子就整批地被视为“黑苗子”了。其实呢，原本都是些初中或高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一被“文革”视为“黑苗子”，就几乎整批的急了，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苗子”，造起反来凶得不得了。独萧文琪自己，并不那样。他家在农村，他卷起铺盖回农村当“半拉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去了。所谓“半拉子”，就是说还没到成年，一天再怎么干，最多只能挣成年人一半的工分。他偶尔也进城，到美协转转，看看，去到这位老师那位老师家里，送去新鲜的菜蔬。接着出示自己的习作，请教指点，不管对方们是不是已经被当时的政治打入另册了。他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怕受牵连，也不在乎受牵连。而对方们，感动于一个农村的孩子对绘画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虔诚追求，倒也乐于暗中引导，甚至送些画册，纸笔，颜料之类的给他。挂帅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当年是美协

的才子，专画工笔仕女画，在全国已是位数得着的名家了，所以“文革”中被斗得也最惨。他被斗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日子里，萧文琪偷偷将他接到农村自己家里掩护了一个多月，持弟子礼，待为家中上宾。“文革”一结束，那些因被视为“黑苗子”而一心想证明自己是“红苗子”进而大造其反的，又几乎整批地被扫地出门了。十来年中他们只造反了，只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瞎起哄了，艺术方面毫无长进，也就只有接受被无情淘汰的命运。范大宣是位好人，心里始终想着萧文琪。当选为主席后，一封信，将萧文琪火速招去。萧文琪那一年已成地道的农民，不再是“半拉子”了，挣全分了。他也不知范大宣为什么急着见他，但总之还是要请教一番的。去美协时带了二十几幅画，和半麻袋玉米。那是秋季，玉米才熟，城里人都爱吃个新鲜劲。范大宣当即吩咐妻子将玉米东家西家分了，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看萧文琪的画。再接着挽留萧文琪在自己家里住两天。萧文琪说，范老师，不行啊，忙秋收呢，我在您这儿住不踏实啊。范大宣说，那，一天行不行？就住一天！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这么要求，自然有我的道理。萧文琪不便多问，一心困惑地勉强答应了。就在那一天，范大宣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将萧文琪的画挂满了会议室四壁，余下的铺展了一地，希望大家明确表态——萧文琪够不够资格被重新招进美协？他原以为将费很多口舌才能说服大家，没想到大家表态表得非常痛快——够啊，怎么不够？美协有培养美术家的义务和责任嘛！当年的一批中竟有这么一个没被“文革”糟蹋了，是咱们的欣慰啊！其实，领导班子里的另几位，也和范大宣一样，对萧文琪有值得感激之处。即使没和萧文琪接触过的，也耳闻过他在“文革”中的好口碑。谁都想成全

一个善良的农村青年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之心。

范大宣自是喜出望外，会议一结束，大步流星地回到家里，搓着双手，兴奋地告诉萧文琪：“从今天起，你是我们省美术家协会的人了！”

萧文琪眨眼发愣，半晌才憋出一句话：“那可不行！我家地还没收完呢！”

范大宣笑了：“说从今天起，并不是从今天起就不许你回家。我也不留你，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去收秋嘛！”

萧文琪这才寻思过味儿来，喜忧参半，又说：“可我是农村户口啊！”

范大宣安慰他：“这你别发愁。你的户口问题，当然由我们来解决。省里的美术创作队伍要发展壮大。你来了以后，一定要安安心心地提高创作水平。”

萧文琪就感激地说：“我一定为范老师争气……”

范大宣教海道：“不要这么说。不是为我争气，以后要为咱们省美术家协会争气……”

两个月后，萧文琪正式报到了。

然而他的户口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处处受到审卡压。幸而有范大宣经常过问，一年以后总算落下了。那时，美协新班子面临粉碎“四人帮”以后方方面面的工作，而大多数会员，艺术创作的冲动被压抑了整整十年，都一头扎进自己的创作计划里去，没谁愿协助机关做什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范大宣无奈，接下来的两年，就只能将萧文琪当成一名美协的机关工作人员来支使。而萧文琪并无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陪同范大宣去看望住院的老同志，组织平反大会，追悼大会，甚至参加

了一个时期清查“三种人”工作组的工作。总之，比是农民的年月作画的时间还少了。但萧文琪因为内心里感激着范大宣对自己的厚爱，倒也无怨无悔。创作一荒疏下来，三四年便见了分晓——别人的水平上去了，他本来功底就欠扎实，水平大大地退步了。某些日子，即使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竟也不敢落笔作画了。再接着他父母先后去世。他是个孝子，正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在”，整整一年跨不出悲痛的阴影。再后来，他似乎不想继续作画了。整天足不出户，闭门谢客。别人都以为他从此颓唐了，事业上没希望了。其实他是在背地里研究大师们，从头补基本功。刚有所悟，并找到了新的感觉，美协又开始盖楼。范大宣惟恐那一过程生出什么腐败，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当基建临时办公室副主任，替自己监督着，顺顺利利地将宿舍楼盖起来。他沉默良久，点点头说：“范老师您放心，我当。”

那幢楼盖了两年，分了一年。

其间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事端，但楼毕竟盖得美协上下都很满意。账目经过了两次例行的审核，清清楚楚，受到了审核单位表扬。

分房子的时候，他结婚了。

因为他劳苦功高，领导班子中有人建议，奖励他一套三居室。

他没接受。说那不好。说怎么轮也轮不到我住三居室啊。

他只按分 and 实际人口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从美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挂任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又想到了萧文琪，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已不好意思去跟萧文琪谈。和萧文琪谈话的是新上任的美协主席。

谈完。萧文琪说：“容我考虑考虑。”

主席说：“这也是范老的愿望。你只不过去给他当名助理的角色，牵扯不了你多少精力的。教别人，正好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嘛！”

萧文琪听了，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那我不用考虑了，我当。”

于是他成了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助理。一种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角色。三位直接领导他的人，乃国家任命的正局级、副局级。教务长觉得，即使从工作需要考虑，还是给校长助理一个级别为好。于是范大宣说：“那就是副处吧！”——于是萧文琪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名片，学校给印的，助理的头衔后边，括号里是“副处级”三个字。萧文琪感到不安，拿着问教务长：“这合适吗？”——教务长笑道：“别认真嘛。”

萧文琪也就不认真了。

然而办学校对于他们，毕竟不像作画那么得心应手，轻车熟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起初一切还算顺利，生源也不少。半年后就不行了，坐四五十人的教室，空三分之二座位。不是他们课讲得不好，是由于几家大厂裁员，失业人数骤增，不安定气氛笼罩城市，人心惶惶。艺术的民间普及教育没了良好的经济背景，自然倍遭冷落起来。租校舍的合同却一下子签了三年，生源不足也只能撑着，不能散摊。散不散摊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定数，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两年后，硬撑撑不住了。不想散摊也得散摊了。结算下来，四十万全赔光，还欠了几万房租。那时的人心，受着商业时代初潮的冲卷，已是变得